



睿思与歧误

范玉刚 著

HEIDEGGER

一种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审美解读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B516. 54

9

睿思与歧误

范玉刚 著

HEIDEGGER

一种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审美解读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睿思与歧误:一种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审美解读/范玉刚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9

ISBN 7-80211-187-0

I. 睿...

II. 范...

III. 海德格尔, M. (1889 ~ 1976)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0371 号

睿思与歧误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100035)

电 话:(010)66560272(编辑部)

(010)66560273 66560299(发行部)

h t t p://www.cctpbook.com

E m a i l:edit@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325 千字

印 张:13.5

版 次:200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80 元

自序

—

20 世纪是人类思想史上战乱频仍、灾难深重，而又极富创造和革新契机的时代，这个世纪出现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人物。海德格尔，这位自信终结了“形而上学”而赋有思的使命的哲人，就是其中颇引人瞩目的一位。“存在”始终是这位关于“起源的大师”关注的主题；他成其为他不在于他为传统的哲学问题提供了怎样的答案，而在于他改变了柏拉图以来的整个哲学的提问方式。从一开始，以“存在”为契机的存在之思就是切近人的生命本身的，而到后期，把语言视为“存在之家”的海德格尔，就技术、艺术和美所作的思考更是在一个传统哲学难以企及的深度上，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其返归古希腊早期思想家又带向前开启新时代肇端的存在之思，固然其间微言大义和生僻晦涩相杂糅，高蹈精神与偏颇相交织，但绝不是所谓“黑森林”的浪漫。

国外研究海德格尔思想的论著早已汗牛充栋，我国学界虽然迟至上世纪 80 年代之后才有了严格意义上的海德格尔学说研究，但著、译方面的新成果在最近十年左右也是层出不穷。可以说，海德格尔思想正走出德国、走出欧洲、走向世界。在海德格尔热

的不断升温中产生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汉语研究成果，但也出现了很多隔靴搔痒的“泡沫”，以及人云亦云落入“常人”闲谈的“意见”。这些缺乏心有存主的众声喧哗使本真的海德格尔思想愈加扑朔迷离，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遮蔽了存在真理的闪光，这种研究中断制的缺失使海德格尔研究难以达到高层次对话，也难以产生建设性研究成果。当前研究中存在的困难和研究深度的亟待提升，使得海德格尔研究既充满巨大的理论张力，又面临巨大的思想挑战，同时对初涉门槛者也产生极大的压力和引力。

早读硕士研究生的90年代初期，技术美学、艺术问题以及人本主义和技术异化等就是我一再关注的话题，那时，在尤西林先生指导下初涉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诗·语言·思》，深为其巨大的理论“黑洞”所吸引，尤对其后期有关技术的思想发生浓厚兴趣。国内诸多方家的海德格尔研究成果亦曾使我有茅塞顿开之感，但由于才识、学力、阅历所限难以有更深的领悟，尽管以《试析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作为硕士论文的一章，受到导师及学界前辈同仁的好评，但总体说来对其“不可言说之神秘”还是不得其门而入。不过，无论如何，我一直被海德格尔吸引着，其深邃的思想如磁石般使我全副身心地投注其中。随着读书和思考的深入，尤其读博期间在导师黄克剑先生点拨教诲下，深入海氏原文，细致爬梳，钩沉索引，并翻检大量海内外海德格尔研究成果，穿透迷雾，终于寻得了一个坚实的阐释基点和评判尺度。

数年来的学术积累和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持续关注，使我最终逐渐把运思“聚焦”于海德格尔特别关切的存在—技术—思的规定，紧扣“技术之思”与“存在之思”的关联，及其技术与艺术、诗与美的内在关涉，在意欲深切领悟海德格尔“历史地”思考“存在”之方法的基础上，悉心领会他克服现代技术“座架”的良苦用心和超越形而上学的努力。同时，使这种理解海德格尔的“意向性结构”与我们当下的切身处境形成新一层面的

“视界融合”，进而在洞察其时代忧虞之思中呈现自己的一窥之见。现不揣浅陋，将管窥之见就教于方内诸家。

二

海德格尔曾言，他的《全集》不是著作而是道路，那么，通向这个思想风暴的道路便不止一条，本书以技术为中心展开的审美之思未尝不是一条林间小路。对于海德格尔哲学而言，技术—艺术—美与思的关系是支撑海德格尔思想进路的关键结构，在他看来，我们当下生存的时代在文化上是技术时代，即不但人、物、自然都被坐落于“座架”中，就连艺术和诗以及美都被打上技术的烙印，这是我们直面当下生存困境进行阐释的基点。基于此，全书从哲人的地缘、学缘、时代与民族传统等多视角逐层切近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对技术—艺术—诗与思的关系进行了切近“事实本身”的详尽分析和论述，他不但揭示了技术现象和本性，并对此作了超越常人和时代之思，从而让技术作为存在揭蔽的一种方式回到存在真理的澄明中，其所达到的时代高度和不可尽述的影响，显现了技术之思之于现代人的多方面价值。就学理意义而言，这一关系结构又是将现行美学——文艺学（含艺术学）提高至现代性背景下，使之获得更为根本性阐释的思路框架。就现实意义而言，他的存在之思远远超越学院之外以“拯救”地球为旨归的绿色环保和生态运动，而指向了未来。

古希腊哲学的幽灵始终守护着一代又一代哲学新生儿的摇篮，历代哲人都以对古希腊哲学不同意味的读解而踏上不同的回溯路径，以期在希腊渊源中重新找出一个可与之契接的端倪，凭着这回溯获得一种属于自己的学缘背景。迥异其趣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最意味的是回到哲学的源头，而不是在下坠的或派生的“流”中为时代困境把脉。其旨归乃是：让物作为物存在，让

世界自身现象，亦即让存在合乎时机地自然而然地涌现。进一步言之就是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也就是合乎人性地栖居在家园中。在其存在之思中，他虽然对艺术揭蔽方式寄予厚望，但在在他看来，对技术的克服不能完全依赖和技术同样趋向上升的“艺术”，而是依靠力量趋向下沉的“思”。因此，与通常所谓的回到技艺合一的希腊哲学的开端处相异，他是回到思之源头为“存在之道作”所“用”的一种更本源的“知”中，而技术的始源意义就是一种带上前来的“知”。书中就此指出批判技术时代的海德格尔想追寻的是一种始源的伦理——技术关联中人在大地上的诗意栖居。但这诗意地栖居因关联着“天命”的未可宰制而变得有些模棱两可和难以把握，如若这“天命”垂青于人却并不是由人之内心（无待的内向度）开出，人如何被救渡？缺失“境界”的人是否值得救渡？惟此在对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进行阐释时，对其痴迷那萦绕于怀的“存在之天命”的真实契机和命意作了评说，就他对哲学史（如柏拉图的理念论等）的误读和偏颇作了自己的阐释、质疑及批判，同时指出海德格尔哲学史构图中“境界”的缺失，以及他对形而上学超越的不彻底，而未能走向完全的历史性真理观。他的存在之思显现了走在“途中”的特色，因而，本书最深刻亦最有创意之处，就在于引入黄克剑先生价值形而上学的核心观念——“境界”，与海德格尔别有意趣的形而上学的核心观念——“天命”（“命运”）的相互比勘，作为全书的内在肌理和辐辏，从而在价值究元和深层意蕴层面统领全书。就“命运”与“境界”，黄克剑先生有过一层分辨：“命运”是一种他在（或彼在）的缘由，窥探这神秘的缘由必致人的心灵孜孜于向外趋求；“境界”则意味着反躬自问的人向自身寻找人生的理据，它的一个被默许的信念是：人的生命的理由在于人自己。“境界”的回观指示着心灵所取的一个全然不同的向度，唯有它才足以同“命运”相对而构成人的又一重终极性眷注。海德格尔向希腊源头处存在经验的“回返”有着对希腊早先的外向度“命

运”的属意，而缺失对人生内向度“境界”的祈向，这使其存在之思在价值意味上显得彷徨犹疑，而丧失本有的人文关怀，尽管他超越人本主义又寄望绽出之此－在为存在打开一道视域，但终究还是小觑了人的心灵对“至善”价值的祈向。以此作为全书当有的断制展开论述，就在一定意义上把国内汉语学界对海德格尔的思想研究推进到新层面，就“思的事情”而言这未尝不是一条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目 录

自序	1
导论 托特瑙山上的巴门尼德	1
一、地缘与时代的诊断	10
(一) 大地的依恋: 地缘与精神的故土	10
(二) “文明的退堕”: 时代病症的诊断	21
(三) 德意志人: 欧洲此-在的使命	31
二、思想的聚焦: “存在之天命”的出场	40
(一) 学缘: 从现象学到希腊的“存在”	42
(二) 道路: 行走在“命运”和“境界”“之间” 的思想家	51
(三) “境界”的缺失: 哲学史构图的偏差	69
第一章 筹划与阐释: 海德格尔视野中希腊早期思想家 读解	81
一、引子: “哲学说希腊语”	82
二、哲学何为: 思之本真性阐释	90
三、“伟大时代”的终结: 思之下坠	108
四、结语: 哲学史的别一读解与一个不应忽视的视角	115
第二章 小木屋中的哲学变革: 有别于哲学的思	121
一、哲学的危机及其终结	125
二、形而上学基础追问	134
三、思之事情乃存在无蔽状态的敞开	144

第三章 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 (一)	155
一、技术关联时代的科学现象分析	158
二、始源技术：“存在之道作”的揭蔽方式之一	166
第四章 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 (二)	183
一、现代技术的本质：座架 (Ge-stell)	185
二、奥秘：“座架”作为完成的形而上学	193
三、从时间视域看“座架”何以可能	203
第五章 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 (三)	220
一、何谓真正的危险	222
二、克服与救渡	233
三、技进乎道：技术在现实世界中的适用性	250
第六章 技术关联时代人何以诗意地栖居	263
一、贫困时代诗人何为	266
二、“之间”的敞开处：思与诗的对话	282
三、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294
第七章 美作为存在无蔽真理的闪光	309
上 篇：艺术本质的追问	311
一、艺术本质的追问	311
二、一种审美筹划：美、艺术和真理的关联	327
下 篇：对美学何以可能的追问	343
一、从存在论视野对“美学”思想的梳理和反思	343
二、海德格尔“美”的思想阐释	367
结语 走向未完成的“之间”的思者	382
附录：	
对 Ereignis 的领悟：一条通向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道路	393
参考文献	410
后记	419

导论 托特瑙山上的巴门尼德

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他的人生, 他的哲学, 是人类思想史上饶有趣味的话题。他的思之影响早已超出了德意志, 超出了欧洲, 而融入到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他是在德国民族文化经典化之后的一位具有原创精神的思想大师, 他的著作书写了德国精神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页, 作为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 在哲学思想的经典作家行列中他已占有稳固的地位, 对此须从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来确定: “一方面是他在我们这个世纪的学院哲

终有一朝
一种思想
若孤星永悬
光被世间
思仅限此卓绝的思想
——海德格尔



学中的地位，特别是在德国的舞台上；另一方面是他在我们这个时期普遍意识中的影响和意义。这两个方面在他那里完全是不可分离的，而且能特别恰当地确定他的等级。只有少数在哲学思想方面的伟大的经典作家，如笛卡尔或莱布尼茨，休谟或康德，黑格尔或尼采，才居于这种地位。”^① 作为一位跻身经典作家地位的思想家，他对人类思想史的影响难以尽述，随着对其思想的阐释和传播，他对时代的影响就愈加深远，并且将追问者的我们一同带入他的问题情境中，这不仅使其地位在时代思想中凸显，也使我们对问题的追问获得一个坐标。“他出身于神秘主义者艾克哈特的学派。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在非宗教的时代为宗教体验保留了一片天地。他找到了一种思想方式，既能坚持贴近事物，又能防止堕落为陈腐。”^② 他以其独特运思切近了有别于科学主义的人文传统，同时也相异于传统和现代人文主义，他行进在返回思之源头并带“向前”的林中路，在“天命”的风云际会之际开出一片澄明的林中空地；他以其带有强烈使命感的此—在于“存在之天命”的笼罩下，为我们这个无神的时代作了诊断。“一切都运转起来了。这恰恰是不得安宁的事，运转起来并且这个运转起来总是进一步推动一个进一步的动转起来，而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我们现在只还有纯粹的技术关系。这已经不再是人今天生活于其上的地球了。”^③ 他以思抑或诗为神的再次降临准备好了神龛，意在为漂浮无根的现代人归属大地重新植根，他自视走在新时代肇端开启的途中，他的“返回”亦是还乡，他的存在之思就是对转向（从形而上学——本真之思）的

① 引自伽达默尔：《转折之路》，邓安庆译，载于《伽达默尔集》，严平选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429页。

② 引自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页。

③ 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熊伟译，载于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05页。

经受，是对人扎根于大地有一个家的期盼。“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留给我们的惟一可能是，在思与诗中为上帝之出现做准备或者为在没落中上帝之不出现做准备；我们瞻望着不出现的上帝而没落。……做好准备随时迎候上帝的到来或者上帝的缺席。就是上帝缺席的经验也不是一无所获。”^①他把根重新扎在源头处存在经验的生成中，并把存在力量与悲剧时代的命运关联起来，因此，他寄予厚望的存在力量就带有必然性并且寓涵了浓厚的命运意味。

在他看来，今天还没有一个足够“伟大”的思想家说话，“把思想直接而又以铸成的形态带到它的事情面前从而带到它的道路上去。就我们今天活着的人来说，有待思想的东西的伟大处是太伟大了。也许我们能够修修一个过程的一段狭窄而又到不了多远的小路也就疲惫不堪了。”^②在存在被遗忘且被抽象僵化为名词已乏力的时代，人类的精神已经萎缩，整个现代文明已经退堕，他向源头的“回返”就是要为沉沦的时代注入一种力量，只不过这力量与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命运”感紧紧关联着，带着一种与命运关联的对待性的外在强力——它指向一种权力（否则他也就不会“走在通往叙拉古的路上了”），心存此念必不会诉诸于内心对“至善”价值祈向的无待“境界”的开启。尽管他自谦是一个仅能修一小段路的思者，但其运思如此之深且远，以致他的思想超越了他的时代，为他那个时代所不理解，但他毕竟为这个思想贫乏的时代带来了原创，而把与他论争的同时代人远远地抛在后面，特别是他把存在动性化和对时间的引入等。但他的思想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深深扎根于人类思想史的源头，对他而言，古希腊源头的思和诗是当下鲜活地生成的。就像1969年汉娜·

① 引自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熊伟译，载于《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06—1307页。

② 引自同上书，第1317页。

阿伦特——整个一生都在精神上依恋他的著名犹太女学者，政治哲学家，为他 80 岁生日写下的充满爱意的文字：“冲击着海德格尔思想的那股风暴，就像千年之后仍在柏拉图的作品中刮出来的风暴一样，并不是起于这个世纪。这风暴起于远古，它留下的是完美无缺，像一切完美的东西一样，它又归于远古之中去。”与他在思想上交往了一生的雅斯贝斯这样评述海德格尔，他认为同海德格尔谈话比读海德格尔的文章更使他感兴趣，他经常在笔记中就海德格尔的文章作如下笔记：“我看不懂它”，在上世纪 50 年代雅斯贝斯以赞成的态度把勒维特的一句话抄下来：“事实是没人能够声称，他懂得海德格尔所谈的那个存在、那个秘密是什么。”尽管有批判和保留，雅斯贝斯一直认为，在这个哲学贫困的时代，海德格尔是“独树一帜的人物”。1949 年初，他在为解除海德格尔教学禁令而写给弗赖堡大学校长格尔德·特伦巴赫的信中说：“马丁·海德格尔教授在哲学中的工作成绩斐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在德国没有人能超过他。他的几乎隐藏不露的、充满了极深刻的问题的、在他的发表作品中只能间接看到的哲学思考工作，也许会使他成为今天这个哲学贫困的世界中的一个惟一无二的人物。”^① 无论人们对海德格尔的看法如何摇摆不定，对他的思想如何褒贬不一，他是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是不可争议的，“无论如何人们总要谈论他，不管是出于善意还是出于恶意，或者出于善与恶的彼岸。”^② 那些对其哲学搔不到痒处的批判往往落到其哲学的下面。海德格尔的哲学是在哲学史中穿行，正如他在答《明镜》记者时所言，“我在过去 30 年间的讲课和讨论中的全部工作主要就只是解释西方哲学。回溯思想的历史基础，深思自希腊哲学以来还未追问过的问题，这

① 引自《海德格尔与雅斯贝斯通信集》，第 275 页。转引自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第 497 页。

② 引自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斯希平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5 页。

都不是摆脱传统。但是我说：传到尼采哲学就终结了的传统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就再没有可能去对现在才开始的技术时代的根本特点进行思想工作了。”^① 因此，重新理会被哲学史遗忘的存在问题就是他读解哲学史的用心所在，在他看来，始自柏拉图的哲学史就是一部思之下坠凸显存在者在场的形而上学史。在形而上学思维下存在的遗忘这回事又被遗忘了，这就是神秘之发生，他的哲学就是要破解这个神秘。对存在问题的重新追问和激活古希腊源头“原初的真理”就是其哲学的使命，他以此-在的激情对存在及其意义的追问，就是要给现代这个无神的丧失意义的技术时代重新赋予神圣性，使生活在“洞穴”中的人获得解放。可以说，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存在”之内涵不存在前后悬殊的移易，“存在”及其始源真理一直是海德格尔孜孜以求一以贯之能够穿透形而上学僵硬外壳的力量。他所勾勒阐释的存在史就是一部独特的西方历史构图，在后期他借助尼采思想对自己的运思进行深化，尼采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后的西方哲学视作一种颓废，批判了对其起支配作用的僵化静止的存在把握方式，这是海德格尔予以赞许的，但尼采的“上帝死了”及其诉诸于超人来克服虚无主义是海德格尔不能认同的。“上帝死了”仅是存在者意义上的严重事件，对虚无的克服仅求助于人之所为毫无力量。在海德格尔看来，必须重新唤醒源头始源存在经验的力量，才能把我们从沉沦中拯救出来，为此，海德格尔诉诸的是“存在”动势的力量和“历史性”（时间性）的阐释。

在海德格尔的视野中，作为端绪的西方原初是早期古希腊意义的“存在”，“存在”作为动势乃是自然而然的涌现，是存在者是其所是的力量，存在本身的显隐运作就使存在者在场和不在场，因对存在的遗忘人们就着眼于在场的存在者而使神秘发生，

^① 引自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熊伟译，载于《海德格尔选集》，第1309页。

问题就出在对神秘的习焉不察。这样，一方面是希腊始源原初显隐运作的存在经验，一方面是存在被遗忘、原始性存在经验渐趋沉沦的历史。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两个方面作为一体化存在都作为“命运”的缘起彼此——在承受下来，正是存在显现与隐蔽的一体化才构成西方历史的根本动力，并且，这种隐蔽与显现的一体化至今仍然潜在地支配着西方。^① 我们生存于存在的遗忘史中，对于曾经显现的鲜活的存在经验仅在记忆中有其痕迹，我们现在早就无法遭遇到这种经验了。可以说，现在是存在本身没有光辉，仅以余晖微照天空的时代，我们仅在某些“瞬时”或可感受到存在的光亮，而更多的时候则是诸神不在和尚未莅临的夜半时刻。存在本身已经隐去，形而上学（现代文化、技术座架）已耗尽它的力量和可能性，占统治地位的是到处弥漫的虚无。自觉存在于这个无神的无家可归的时代就是他对存在史的思索，他的切肤感受就是由苏格拉底开启的“境界”^② 在现代文明中衰落，现代人沉沦于“洞穴”却不自知，他的运思在于为我们的存在重新赋予动势力量，为新时代肇端开启做准备。可以说，海德格尔是以对存在力量的期望，以及对作为现代形而上学完成的现代技术本质“座架”的经受和思之转向来切近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在他看来就是整个文明的退堕和“境界”的失落，以及对整个文化衰落的无力反抗之际，“命运”的黄钟大吕再度响起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命运”笼罩下的强力——一种外向度力量，海德格尔祈求它为我们再次开启伟大开端。晚年的雅斯贝斯凭借哲学的智慧和自由、人的尊重，及与海德格尔一生的交往和自己坎坷的经历，也许揣摩到了海德格尔哲学的命意。他在1956年的笔记中总结道：“海德格尔的思想本身就是存在——一切都围绕

① 关于存在的运作及其沉沦、下坠的历史，下文有详细阐释，在此仅是提示性结论。

② “境界”是黄克剑先生独抒机杼的心得和对西方哲学史的梳理，它的具体内涵和意义在下文有详述。

着它谈，指向它，但并达不到它。雅斯贝斯的思想具有生存行动的重大意义——思想在沉思的内在行为中证实着生存意义（准备性的，使其进入表达），让它在生活实践中变为现实——但它不能在哲学著作中出现。”^① 这种区别海德格尔也注意到了，在1936—1937年冬季学期讲授尼采课上，他对此作了表达：从根本上看，雅斯贝斯哲学只是对“人的个性的道德上明朗化之目的的描述”。雅斯贝斯不再“严肃地”对待哲学之认识，哲学在他那里成了“从事道德化工作的关于人类生存的心理学”。白发苍苍的雅斯贝斯，在他的海德格尔的笔记的最后一条写道：“在高山之巅，山石林立的广阔高原上，自古以来的、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曾相聚首。从那里，人们向下俯瞰雪山、眺望有人居住的更深邃的峡谷，以及天底下的广阔的地平线中的四面八方。太阳和星星在那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明亮。……在这里，哲学家们进行着一场令人惊叹不已的、毫不留情的斗争。那通过思想，通过人类思想而进行战斗的力量左右了这些哲学家……在那里，今天似乎无人再来相聚首。我似乎是在徒劳无益地、在永无止境的思辨中，寻求与那个具有重要性的人相聚一场。除此以外，别无他人。但这个人却是我一个十分礼貌的敌人。因为，我们所为之服务的力量不能统一在一起。快乐变成了痛苦，变成了一种绝望的痛苦，好像一种唾手可得的的可能性被错过了似的。我同海德格尔之间就是这样。”^② 处于同一时代交往一生而又迥异其趣的两位哲学家的思想分际，使我们能够揣摩各自哲学重心之所在。雅斯贝斯注重的是作为道德的个人向“至善”价值的祈向，并在实践中躬身践履，向内开掘的是精神内向度无待“境界”的自律——自由选择，功过自承，更为看重的是对这种自由价值的守

① 引自雅斯贝斯：《关于海德格尔的笔记》，第194页。转引自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

② 引自同上书，第264页。转引自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第518—519页。